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五

宋　陳淳　撰

書問

初見晦菴先生書

十一月吉日學生鄉貢進士陳某謹齋沐裁書百拜請備灑掃之禮於判府寳文侍講先生門下某竊嘗謂道必真有人而後傳學必親炙真任道之人而後有以質疑

辨惑而不差自孔孟沒天下貿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斯道有傳而正學始有宗主自程子至今又百餘年矣見知聞知代不乏人然淵源純粹精極眞可以當程氏之嫡嗣而無愧者當今之世捨先生其誰哉而天下學士有志於古欲就有道而正之者非先生亦誰與歸哉某窮鄉晚生愚魯遲鈍居於僻左無明師良友不蚤聞儒先君子之名自兒童執卷而世儒俗學已蠱其中窮年兀兀初不識聖

賢門户為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始得先生所集近思錄讀之始知有濂溪有明道有伊川為近世大儒而於今有先生然猶未詳也自是稍稍訪尋其書間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語孟精義河南遺書及文集易傳通書與夫先生所著定語孟中庸大學太極西銘等傳吟哦諷誦反諸身驗諸心於是始慨然敬嘆當時師友淵源之盛抽關啓鑰如此之至而重自愧覺此身大為孔顔罪人而且益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

濕潤精切的實明人心洞天理達羣指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旨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閒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然求於書未如親炙之為浹洽徒言之誦未若講訂服行之為

實益故愚生竊不自量嘗欲盡屏世學夰趨席隅面領其梗槩然後退而結茅於清泉茂林以畢其業而終吾樂獨奈何事與心違家窮空甚無千里裹糧之資而二親臞瘁又日奪於仰事不給之憂汩沒乎科舉干祿之累而於此第竊有志焉不克實下手專研而精究今三十有二矣十年之間但粗獵涉悠悠蹉跎若存若亡枉逾夫子而立之年未免曹交徒食之計良心蕪沒百無一就駸駸下流甚懼甚恐去年秋賦貢緣有臨安之役

自謂是行也此累了未了其歸也道武夷當徑走五夫共洒掃於墻仞之下以紓其所素願不謂命也天窮舊累依然而先生又此來矣某始聞之歡欣鼓舞謂向者十年願見而不可得今乃得親睹儀形於州閭之近殆天之賜歟既而又自疑曰先生郡侯也某郡之一賤氓也貴賤之分有等且侯門如海府吏森嚴如截問學若之何而通請益若之何而便講論若之何而款故又遲遲者累月屢進而屢趦趄然是學不可一日廢而見賢

之心油然動於中終有不容遏且人生聚散不可期幸與賢者並世而生而避逅又如此其容邇人未有拒我之形吾逆為之辭以自止是果於自暴自棄者也况先生以道學為天下宗師既不得盛行於時猶當私淑於後樂育善誘循循不倦夫豈以鄙夫互童而遽棄之然互庭不敢私請輙冒昧先此導意併録舊日自警之章列於別幅以為贄先生儻以為可教而進之俾獲預鑪錘之末稍不失為君子之歸是所願望若不遇焉則亦

命也安愚分退守窮廬只遥望門牆以自考而已敬恭俟命不備

孝根原

為人子止於孝近因讀事父母幾諫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等章極索玩味似畧見根原確定處未知是否試一言之夫人子於父母其所以拳拳惓盡如此篤切而不敢緩極至而不敢少歉者是果何為而如此也非父母使我如此也又非畏父母而然也又非異父母於我

如何也又非吾身自欲如何也又非聖人立法使人如此也又非畏神明譴之鄉黨議之朋友責之而然也其根原之所自來皆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受乎天其道當然誠自有不容已處非有一毫牽强矯偽於其間也蓋天之生人決不能天降而地出木孕而石産決必由父母之胞胎而生天下豈有不由父母胞胎而生之人乎而其所以由胞胎而生者亦豈子之所能必而亦豈父母所能安排計置乎是則子之於父母信其

為天所命自然而然人道之所不能無俯仰戴履自此身有生以至沒世不能一日而相離如欲離之必須無此身而後可然人豈能無此身豈能出乎天理之外哉既不能無此身不能出乎天理之外則是決不能一日而相離既不能一日而相離則決不可以不竭盡決不可空負人子之名於斯世決然在所當孝而決不容於不孝且如君者以天下奉以天下養父母之下唯子而已不以子之身勤勞奔走以事父母更敎誰事哉設或

使人為之豈理之宜乎或親焉不免勞於自養豈事之安乎况子之身又非子之身父母之賜而天所與也天之命爾為人子者果何謂父母之生爾為子而字育惟謹者果何為壯爾體强爾力是豈欲使安閑空飽飲於天地間而全無所事乎則人子之竭力以盡所事於此豈得為過分乎維天於穆天命流行不曾停日復一日歲復一歲凡奔趲督趣乎其後往者不可以復反老者不可以復壯則親不可得而再事亦不可得而久事是

豈可逗留於前私竊自怠若挨推不行而格其於穆無疆之大命哉萬一大願未償終天之隔雖欲孝誰為孝豈不為大欠缺大悔恨耶此仁人孝子所以必汲汲急於競辰愛日無所不自盡奉天命而不敢稽恭天職而不敢惰如執玉如奉盈如養嬰兒無跬步不切於心蓋必如此然後吾心始安俯仰無愧方足以償願塞責而恰得謂之人子不然則為天地間有罪雖安顯眉面目立於人類中不得名之曰人子是無父母而生之人矣

即是而觀為人子止於孝其根原豈不昭昭可見乎夫豈自外來乎夫叓孰有加於此者乎是豈不為人道大本確然終其身而不可易者乎妄論如此幸望裁教

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根原

又嘗因是而推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其根原所自來莫非天命自然而非人所强為者併一言之未知當否夫天之生人羣然雜處愚智不能皆齊不能以相安必有才智傑然於中為衆所頼以立者是君臣蓋天所命自

然如此也然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則君君臣臣之所以當義亦豈自外來乎天之生人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必陰陽合德然後能生成是夫婦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分固一定而不可亂則夫夫婦婦之所以當别亦豈自外來乎天之生人雖由父母之胞胎然决不能一時羣生而並出必有先者焉有後者焉是兄弟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思乎此則兄弟之所以當友亦豈自外來乎天之生人人必與人為羣决

不能脫去與鳥獸為伍於是乎黨類儔輩成焉是朋友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思乎此則與人交之所以當信亦豈自外來乎夫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既皆天命所必然非由外而來則自此身有生以至沒世決無所逃於天地間亦決不能一日而相離天下豈有離君臣離夫婦離兄弟離朋友而逃於天地之外絕不與世接之人哉俯仰戴履既不能離此而兀然逃於天地之外絕不與世接則行乎其中其所當義當別當友當信決不可

不隨處各有以自盡思以奉天命而盡天職不然悍於為義而事驕諂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為君臣而以私意為君臣矣豈天地統攝之權所寓哉悍於為別而事狎昵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為夫婦而以私意為夫婦矣豈天地生化之根所寓哉悍於為友而事爭鬩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為兄弟而以私意為兄弟矣豈天地之序所寓哉悍於為信而事機詐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為朋友而以私意為朋友矣豈天地並育並行之道所寓哉

事物根原

又嘗因是而推之事物之間其根原之所自來皆天也敬獻愚衷其當否焉夫天之生人首不能如禽獸之秃其頂則欲使人莊以冠身不能如禽獸之氄其毛則欲使人蔽以衣趾不能如禽獸之剛其爪甲則欲使人束其體則正其衣襟冠履乃天所以命於人如此也若裸袒徒跣則豈其天而專事華靡之飾亦豈其天哉天之生人賦以臀欲使之能坐賦以足欲使之能立則坐當

如尸立當如齊亦天所以命於人如此也若箕踞跛踦則豈其天而專事糨子之盤躃亦豈其天哉天於人飢不能使之不食渴不能使之不飲則飲食者乃天所以使人充飢渇之患者也若厭之者為道家之辟穀而溺之者又窮口腹之欲則豈其天哉天於人晝不能使如夜之晦夜不能使如晝之明則晝作而夜息亦天所以使人順陰陽之令者也若晝而為宰予之寢夜而為禪定之坐則豈其天哉以至頭容之所以當直目容之所

以當端手容之所以當恭口容之所以當正皆莫非天也不然則天於人必偏其頭側其目参差其手飄揺其吻而生者矣視之所以當思明聽之所以當思聰貌之所以當思恭言之所以當思忠皆莫非天也不然則天於人必瞽其視聾其聽槁其貌瘖其言而言而其所以視聽言貌非禮之具亦必亢與形俱生矣又至冬之所以當裘夏之所以當葛出門之所以當如賓承事之所以當如祭見齊衰之所以當變冕瞽者之所以當貌鄉

黨之所以當恂恂宗廟之所以當便便亦無一而非天也不然則天於人元必皆無是等事而吾身之所接元亦必不復與是遇矣由是而觀凡事物所當然皆根原於天命之流行非人之所強為決不容以忽而易之者人之所以周旋乎其間只奉天命而共天職耳苟於此而容其私心便是悖天命而廢厥職不審事物間只如此推之是否

仁

仁字近看未審認意定否請質諸明訓之下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為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為性情之主即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而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温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已欲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絶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為忍人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懇惻

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事不到無一息不貫如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媿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稍照覺不到一頃刻稍有間斷則此處便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絶愛處爲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脉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商三子及夷齊雖皆許以仁然非正許以全德繹其辭

意皆是從一節上說來但五子於一節上各做得極皆眞誠爲之有以不咈乎其全體故孔子因各隨事稱許非若聖人大成地位其辭直截而無委曲也如顏子不違仁雖未端的許然辭意無所偏指較之五子却是具全體而聖人大成之亞也

仁者固是能好人能惡人公平無私然恐惡人之意常過寬好人之意常過厚惡人之心終較緩好人之心終較速

恕

恕固是推己及人若不眞識恕只管泥推己及人則又拘拘說恕字骨不出不見得曾子所解貫字廣大也某近覺此大意只是我這理流注去到那事物處但仁是流去到便熟滑恕用推方到較生澁所以恕為求仁之方者只為事事物物閒易為私欲所隔有不到處便要得逐一推引這天理出去流注到那事物使千條萬緒無所不貫也然亦不必須是待人接物處凡行止坐卧

但少有一念之私理便隔絕便是不恕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固敬也而亦莫非恕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固仁也而亦莫非恕也凡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蓋無一事之非恕也不審如此體認意有差錯否又聖賢言恕多只就所欲字上言之如何是此處見心之所存為切否

忠恕

程子說忠恕以大本達道為言只是借中庸此字言之

其意自不同否葢中之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忠之為大本則是就心之存主處眞實無妄為言徹首徹尾無間於已發未發但就忠恕分别則忠主於心言恕通於事言然忠之徹首徹尾當其為忠時恕便包在其内及到那恕處這忠底又只在也如天命流行不已自元至貞生物都包在其内而萬物生生各遂處不已之命又只在也其實難截然分成兩段去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以上問目一卷文公答書云所示卷子看得甚精密
同時又答其外舅李文書云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
密此間諸生皆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為德門
之慶區區南宮亦喜為吾道得此人也

北溪大全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張椿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大全集卷六

宋 陳淳 撰

問目

詳論夷齊

來教論夷齊云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理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後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某詳此竊

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為先君之嗣而爵位土田則實自天子錫故内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禀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端可以光付託而無忝然後於受國為正伯齊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内無所承烏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其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意非制命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夫正

王法所不與何可以聞於天王而擅國也此皆在已有礙而不利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而決然不敢以或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為而決然不敢以或為皆各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此則於心終不安為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為叔齊者是成父之非命而干王法也豈得為受國之正乎

文公先生批云此說得之更看求仁得仁處

詳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意

來教云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詞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幷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某詳此竊謂聖人安得有憤只是做事與衆超越做便做得極誠懇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既誠懇篤切則於事便做得徹

底竭盡無遺恨及事既了便稱意心得志滿慊快充足有樂底氣象逐事皆有憤樂憤在事方切之際樂在事既透之後惟真能憤然後真能樂不憤則事不極盡而中有愧悔安能樂然日用間應接酬酢自朝至暮事非一端方其為此一事時其憤其樂如此及又一事來其為之依前又如此其憤既做得透了依前又如此其樂每事皆然一憤一樂樂而又憤憤而又樂工夫循環無所間斷不知有歲月之逝此便見好學之篤而為聖人

之謙處若通以終身言之則憤短而樂長只於童年志學時是有所發憤處自既立以後如不惑知命耳順從心則皆其所以為樂之地故不知老之將至一句誠著不得而亦不見其為自貶之意矣

文公先生批云得之

詳寤寐動靜

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

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某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為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為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為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顯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submit核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為妙而於寤也為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

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月萬核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為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警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為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為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為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為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為陰之陰也又錯而言

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靜之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靜之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為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雖同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

文公先生批云得之

詳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集注謂盛德之容中正和平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團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本不可指定為說但學者以己意强為之形容如是今且就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

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生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之也

文公先生批云如此推得亦好

詳匡人不能害孔子意

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已而必又有戒畏之心往前看得偏重了所以一向不通後來乃覺彼此皆渾淪是天處蓋此處以大綱言之斯文未喪固天意在我而匡人決不能逆天矣聖人於此更不復疑懼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然就其中細論之吾無以致之而彼無故而來莫之為而為是亦天也吾又安可輕自恃哉故聖人於此又必戒謹而不敢忽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二者並行而不悖使見聖人之行縝密無縫罅而左右動無

非天處豎看橫看道理便不偏著在一邊不審是否

前節天在我後節天在彼文公先生批云是

詳高堅前後意

高堅前後大槩只是譬其無階可升無門可入無象可執捉也然後而考其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近即是日用間事但其理如是之高堅玄妙耳高是理義原頭上達處如性天道所由來堅是理義節會難攻處如數端參錯盤根錯節處前後是理義變化

不居處如一彼一此亦時中之類仰者望而莫及之貌鑽者鑿而求通之意瞻則視之方微見也忽則認之又未定也此正用功憤悶懇篤之際而萬疑查滓欲融未融之時也所謂欲罷之意亦易萌於此矣而夫子在前却循循善誘不亟不徐而教有其序既博我以文使我有以廓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又約我以禮使我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已至此則高堅前後之旨趣要歸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可從

入之門有可執守之象矣是以日益有味而中心悅懌

雖欲罷而自不能以已於是又即仰鑽博約之功所未

精密而猶可以容吾力者一一極盡更無去處然後向

之所以為前後高堅者始瞭然盡在目前如渠决水通

大明之中睹萬象眞見其全體之實卓爾直立於其所

昭著親切端的確定而無纎毫疑礙遺遁之處矣然欲

更進一步實與夫子相從於卓爾之地則無所由蓋前

此猶可以用力此則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

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之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

卓爾即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高底今從頂徹底皆分曉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逋節會堅底今皆融判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底今則前者的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的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

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也

諸家多以前為過後為不及恐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將以前者為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焉而前者又似未是皆捉摸不著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中無過不及諸家以卓為聖人之中卓卻是中然亦恐未可便說中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

文公先生批云此說甚善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親切處

其言有味前後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此意思

詳逝者如斯夫章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嘗因是推之道體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純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

與道爲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道一體也自强不息者君子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天道也

楊氏此篇有不逝之説亦猶中庸説死而不亡之意皆是墮異端處

文公先生批云此亦得之

詳學道立權章集注

學道立權章集注舉楊氏曰信道篤然後可與立且篤

信是好學前事既篤信然後能好學也今於此既學適道之後却言信道篤何也恐信字徹首徹尾不可分先後如篤信而後好學者方只信個大槩既學之後而又信道篤者是真知而信之所信意味自不同其言各有主而此章所引篤字又應立字為切否

文公先生批云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

此章又舉楊氏曰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則是中在先如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則是權在先不審中與

權先後果何別莫只是同時事不可分先後否蓋中之在事物即其恰好處而無過不及者也權則稱其輕重而使之恰好無過不及者也故中者權之極極猶屋極之極權者中之則則猶準則之則中所以行權權所以取中論理則知中然後能權就事則由權然後得中猶之秤焉或斤或兩莫非有中也然必識斤兩之所在然後能以權而稱能以權而稱然後物之輕重得其斤兩之平也

文公先生批云是

禱是正理

前承教子路請禱處云禱是正理自合有應嘗思之周公請命而王乃瘳成王出郊而天反風耿恭拜井而泉出庾黔婁稽顙北辰而父疾愈與王祥雙鯉姜詩井魚等類其所以必如是而無不應者只為天地間同此一理同此一氣理所以統乎氣而人之心則又為理氣之主而精靈焉隨其所屬小大分限但精誠所注之處懇

切至極則是處理强而氣充凡我同氣類而屬吾界分者自然有相感通隨而湊集之以此見實理在天地間渾是一个活物端若有血脈之相關者矣雖然亦或有不能必其然者蓋必然而無不應者理之常也或不能必然者則非其常而不可以常法責也故君子惟自盡其所當為而不可覬其所難必

文公先生批云得之

聖人千言萬語皆從大體中發來

聖人千言萬語雖或至粗至淺至近至小處無非從大體中發來就一語上直而觀之亦可見妙道精義横而觀之則與其他萬語無不旁通貫串其於行也亦然猶天地生物雖一草一木之微皆從大氣中流出就一草一木上直而觀之亦可見造化之神旁而推之與萬木生理無不相通又如裘然千絲萬縷皆從領上條來就一絲直而尋之亦可見大綱所在横而推之則與萬縷無不相聯屬故一不可闕而萬不可厭以一為足而忽

其餘則見不廣以萬有餘而畧其一則識不周不審是否

文公先生批云得之

主敬窮理克己工夫

主敬是日用間動静不可間斷要切工夫其次則窮理克己又其相須也葢敬者生道也心之所以常惺惺不昧而天理之所以聚也必主焉則專以是爲重常存於中爲此心之鎮而無少時之不然也無事而主乎敬者

所以醒定其未發有事而所主之敬不弛者所以齊整其已發未發者醒定則天理昭融於方寸有以涵夫動之端而其發也必齊整已發者齊整則天理森布於事物各不違其靜之則而其復常而為未發也又益醒定矣一動一靜只管如此循環去然亦豈一時暫爾之敬而遽能爾哉平時之學苟惟一理之未瑩則未發雖醒定而其中已有是一理之欠其中既一理之欠則所發雖齊整而亦必有乖礙不中節之處矣一私之未克則

未發雖醒定而其中已有是一根之伏其中既一根之伏則所發雖齊整而亦必有不覺乘間為事之累矣故平時之窮理克己非主敬不能而亦所以維是敬也蓋敬貫動靜而窮理者又所以栽培其未發而精明其所已發克己者又所以隄防其未發而洒落其所已發平時之窮理克己所以為今日未發已發之趾而今日之窮理克己又所以為後日未發已發之基理之窮也日益精則敬之致也日益密而動靜灼然純天理之公已

之克也曰盡力則敬之存也曰益固而動靜粹然無人欲之間夫是以未發之前全體完瑩而真有大本之中已發之際大用通暢而實得其達道之和矣此心地工夫之大槩動靜無端與日周流至死而後已也

文公先生批云亦善

理有能然必然當然自然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

如是之惻隱者理也蓋其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為是事外不能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物其感應之理必如此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為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為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意一就合做底

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皆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僞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

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則當靜其當動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也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也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其必親必仁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

事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事言者尤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為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理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為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歟

文公先生批云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見得不容已處則自可默會矣

詳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意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李丈前所問蓋以人字統就生

人之類而言所以轉見不通甚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人身而言與中庸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也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廓然瑩淨光潔徹表徹裡純是天理之公生生

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也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貽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而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而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通也

文公先生批云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

北溪大全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大全集卷七

宋　陳淳　撰

問目

詳顏淵問仁段

孔顏答問為仁一段嘗思之有理氣之分蓋人受天命而生必得乎其理以為性曰仁義禮智而皆具於心必得乎其氣以為體曰耳目鼻口四肢五臟之屬而皆具

於身仁即此心所得天理之全體而主於愛常生生不已而包乎四端猶天道之元而包乎四德也禮即此心所得天理之節文而主於敬所以常生生不已上繼乎仁而下包乎義智猶天道之亨即元之始通而無乎利貞也耳目鼻口四肢五臟之欲即所得氣形之私而主於有我即所謂已者而氣之所禀有雜揉之不齊則欲之所感又有淺深之不一矣人惟天理私欲二者並行乎性命形氣之間而又日接乎事物無窮之境是以性

命常易為形氣掩而天理常多為私欲屈故耳目口體之屬往往偏為己意之徇有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此心漠然無以帥氣統形而御夫物殆將顛迷錯謬無所不至而萬善皆於是乎廢矣此聖門之學所以必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聖人所以必以克己復禮一言而斷之而於是一言之中所要又在克己而所至則在復禮誠以己者吾身病仁之總自非他病之比而禮於仁為切近在吾心天理有持循之實非如義智之

裁可否别是非介乎兩端而未專於天理之守也故克去有巳之私以復還乎是禮之本然使日用間天理常為主而氣形每聽命焉則吾心常清明端肅無一動不合乎節文之正而人欲無得以干之則此身純是天理而仁之為體不離乎是矣至其所以為克巳復禮之目則又不過乎勿為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夫目視耳聽口言固也若動則兼乎内外而七情之所萌四肢之所運也四者皆形氣之所為而與心相應者也視聽則自

外入而感於内也言動則自内出而應於外也視聽言者發其端也動者成其事也四者視為接物之先而聽次之然後繼於言而卒於動也亦有各司其一而各自為一病者亦有因其一而動即隨者要之四者足以該吾身之用而吾身日用所以為天理人欲出入之階者亦莫要於是四者矣自一而入者病未蔓四者參合則病根深非禮者即形氣之私欲所謂己者而天理之反也非禮而視聽言動者一以己而不以理也以禮而視

聽言動者一以理而不以已也出乎已則入乎理出乎理則入乎已以理者性命之正所當然而然而形氣順從者也以已者形氣之私所欲然而然而性命受制者也勿即克之事也非禮而勿視聽言動即克之謂也以禮而視聽言動即復禮之謂也曰克曰勿曰復曰為二者操縱之間又吾心所以為主而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也彼克則此復一長則一消茲又顏子用力所致謹處如臂之屈伸在肘如舟之縱横在柁如三軍之進退在

將而於所謂勿者又以見物欲本自外來吾心非預內蓄而所以為克之功初不用窮其巢穴而驅除之而亦非有斬伐攻戰之勞也截然一段已往之放心置之勿論只據今日見定求仁一念之頃此時此心全然清明無一點私欲自此而往於非禮但勿更為之而已一刻如一刻而常相接續一日如一日而常無間斷由是歲復歲以終其身焉則渾然天德矣是其名義豈不甚精而為力豈不卓然從容不僭哉雖然非至明則不能察

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機將有誤認天理為人欲人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亦何以精其克復之功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亦何以勇其克復之力惟其知之也至明則表裏隱顯小大精粗釐分縷析無不瞭然如辨黑白而不可亂又焉有人欲與吾天理混哉而又濟之以至健則割所愛如所仇捨所難如所易如一劒之斷蛇更不復

續如洪爐之點雪消鎔無迹如決洪瀾下臨萬仞之壑沛然誰能禦之而又焉有人欲為吾天理病哉然夫子於此直曰克己復禮為仁止於行而不及知者非偏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若是其速而無循序之漸者非徑也此蓋物格知至以上之事即顔淵學力所至而語之而惟顔子足以聞此未至乎此則遲速深淺不諳其所自而必有䟽濶滲漏之功矣若在學者雖不可以高蹤徑造而亦不可以畏憚退縮而不務勉行之實也

己一名含二義

何謂己者身之私欲葢己一名而含二義一以身言之如下文由己之己與求諸己之類一有私之意焉所謂有己之私即此克己之己與至人無己之類亦猶我之為言一以身言之如萬物備我我欲仁之類一有私之意焉所謂有我之私如毋我之我也

詳克齋記克己乃所以復禮句

克齋記云克復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

長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嘗以是說驗之見人有淡然不逐物欲者而亦不進天理未的見此為一處切恐自質美而未學者言之則為二事蓋其質美不逐人欲矣而未之學則亦無進天理之功故既克人欲於彼而又須復天理於此當兩其進也若自求仁者言之則只是一事蓋其平日用心所主者在天理惟病人欲之絆累而不得快於進爾今既克去人欲則天理無所累而所進自不可禦矣是所謂

克己乃所以復禮也又嘗細考之有能去人欲矣而未能復天理則是所去者止其粗而未及精止其顯而未及隱其實只不復天理處便是人欲之根尚在潛伏為病未能真去淨盡而猶有陰拒天理於冥冥之間似病不病正如瘧疾人寒熱既退矣而精神猶渾渾不爽若病不病便是病猶在隱而未全退也假如人欲無别惡候只此不進天理亦是怠惰之私為病形氣尚為主而天理尚為客也

克己復禮須知二而一一而二

克己復禮須知二而一一而二者也蓋克己是去人欲於彼復禮是復天理於此此二也然二者相為消長猶陰陽寒暑彼盛則此必衰絕無人欲則純是天理故去人欲是乃所以復天理而實非有二事此二而一也二者雖同為一事然亦須有賓主之分天理主也人欲客也復天理主事也去人欲客事也吾日所重者當以復天理為主以為用力歸宿之地而去人欲以會之爾於

其去人欲也又每提天理使卓然清明不昧則權在我而所克也有統亦自不勞餘力矣非謂止務克人欲更不必及天理則天理自復也此一而二也

一日克已

當是時顏子固已知至聖人更不待說知一節而以直說克已工夫然於所謂已者在顏子分上亦已自去七八分過乎大半無粗厲之顯過了所以夫子假設而激厲之有一日克已之說未為徑快疏畧而在顏子剛勇

手段若責一日工夫亦眞足以承當必能一日掃除得盡而不為虛此語也若在學者致知工夫未到克已工夫亦未曾一二而輙欲試一日之說則一下安能頓然盡知已私於隱微將從何所一併下手使徹底淨盡於一日之內而無遺餘哉

仁禮

仁者心理之全體禮者心理之節文全體者節文所合之本統也節文者全體所分之條派也故竊謂仁者禮

之會而禮者仁之達仁者禮之會明道所謂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伊川所謂克盡己私只有禮時方是仁也禮者仁之達横渠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顔淵仲弓資禀

顔子有清明剛健之資可與大有為故告之以克復之事仲弓資禀安静篤學惟可與謹守故告之以敬恕之事顔子若不告以克復而下從仲弓位則是以千里駿

足而局之牛車之下也仲弓若不告以敬恕而上躐顔子等則是以嫻習南畝之才而責之騰踏千里也惟各隨其資之所近而語之以理之所契雖其為説有淺深高下之不同而所以切於二子之身各得以持循据守而進道入德則均矣

二説若就仲弓言之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端莊恪謹之容如此蓋有睟面盎背周旋中禮氣象非平時主敬於中有素者不能也已之所不欲者非吾

本心天理之誠也必禁而絶之勿以施之於人則凡其所以流通貫造於人者必皆吾本心天理之誠然而恕之道也敬者吾心之所以生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誠能主敬持己若是其篤則私意無所萌於内矣行恕及物若是其實則私意無所形於外矣内外無私意則純是天理而仁在是矣又何有所謂己而又何待於克為哉此夫子所以使仲弓必從事於此其用功亦可謂直而約矣雖不必事顔子之所事

而亦未始與相戾也若就顏子而校之則彼敬固足以無私於內矣然平時私意之未克則所以為敬者亦將徒為是矜持而未必合乎節文之正也彼恕固足以無私於外矣然平時私意之未克則所以施其所欲者未必理之正而禁其所不欲者未必理之非也故敬恕但渾淪其功而已不若克去己私以復還天理於心地上工夫為親切也敬恕但以善養而已不若克人欲復天理兩進其功之為淨盡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四目中特不過其非禮勿動之一爾又不若克己復禮規模之大而無所不總也出門使民推己施物所指言者皆詳於顯而畧於隱重乎外而簡乎內又不若克己復禮條理之密而不容有滲漏也蓋一則鞭辟入裏之功而一則持養放出之事一以上達天德而極高明而一以下學人事而道中庸其等級大不可以同日語在顏子正明道所謂學質之美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者仲弓則其次之莊敬持養者

及其至則一也然在學者則亦不容有輕重之别當隨所在而交致其功日用間覺其有人欲則克之見其為天理則循之持已則主於敬而接物則行夫恕彼此均無所偏遺然後吾為仁之功可以無隙漏而二子之長皆集於我矣

語司馬牛又下於雍

語司馬牛之說又最下於雍矣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以其病之所切者而語之則

彼之躁必不能自覺將終身為此心之累而仁無由可達故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反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常定於中然後入德次第皆可漸進而仁可求矣譬如人身之有病未論其證之大小善惡但或有一指之腫一足之廢一目之盲一耳之聵或肺之逆或脾之刺或胃腹之痞或腰背之疼或小腸之泄或大腸之秘或寒熱吐利之行或癰痔癬癩之作纔一有攻注作梗便通一身氣脉俱為之牽引不寧而為此身對頭之

患當是時雖有神仙補養延年益壽之奇劑妙訣皆為無所用矣故必須先去其見在之病使吾身泰然無所礙然後神仙方劑可得而餌而延年益壽之訣可得而服也雖然聖人斯言固為切中之病而發若就其言而究之則至理亦不外是盖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關吾身日用為甚切其心敬則其言不易而言之易則心不敬其行謹則其言不輕而言之輕則行不謹惟内外本末交相養心常主敬而行常致謹然後言由中出而

動必顧行自然簡重而不易其發茲豈易及之功哉而

牛少之疏濶甚矣此在顏子克已目中即非禮勿言之

事但其所主不同耳顏主於無所私牛主於無所放若

在學者則尤不可不以為切身之戒苟或未能去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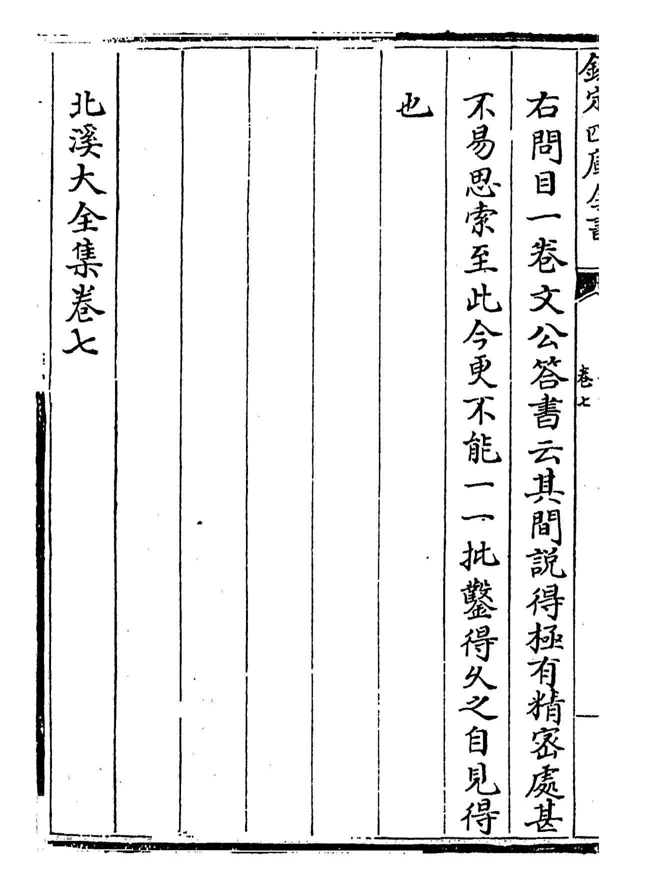
病而輙欲効仲弓之敬恕顏子之克復其亦將如之何

哉

三仁夷齊之仁及顏子等仁

三仁夷齊之仁各隨其事看皆是當理而無私心所以

皆謂之仁然與顏子之仁與雍也問仁等相參校又覺仁所係甚大非全體不息不足以當之又未見二說相通為一處不審如何恐三仁夷齊之事皆是身分上大節目處因此以見其心之全體而顏子未遇事變只是暇日做仁底工夫須當舉此一身絶無一毫私意而純是天理然後得為仁若其遇事變則亦與三仁夷齊同而所謂易地皆然否然畢竟顏子底地位煞高恐不止三仁夷齊之類如何



右問目一卷文公答書云其間説得極有精密處甚不易思索至此今更不能一一批鑿得久之自見得也

北溪大全集卷七

北溪大全集卷八

宋 陳淳 撰

問目

詳集注與點説

天理自然流行圓轉日用萬事無所不在吾心見之明而養之熟隨其所處從容灑落而無一毫外慕之私然後有以契乎天理自然流行之妙在在各足而無處不

圖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如堯自明德親族平章協和以往小而析因夷隩之授其時大而傳賢以天與無非渾然此理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則此理行乎貧賤之中者也及被袗鼓琴二女婐若固有之則此理行乎富貴之中者也人悅富貴好色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則此理行乎事親之中者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則此理行乎兄弟之中者也凡所謂五典而天叙五禮而天秩五服而天命

五刑而天討於天下事事物物無一不從容乎天理之自然而舜皆無纎毫容私焉如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亦無非對時育物使之各遂其天理而無咈焉爾與堯舜同一道也若曾㸃之言志蓋有見乎此故不必外求而惟即吾身之所處而行吾心之所樂從容乎事物之中而洒落乎事物之表固非滞著以為卑而亦非放曠以為髙固非窘迫而有所助而亦非脫畧而有所忘此正有與物為春並育同樂之意即堯

舜之氣象而夫子之志也推此以往隨其所應觸處洞然氷融凍釋小而洒掃進退三千之儀大而軍國兵民百萬之務何所而非此理何所而非此樂哉故堯舜事業於此可卜其必優為之矣若三子之事亦莫非此理之所當為但身未當其時履其地而區區焉以是横於心而不忘者何哉是則理在彼而不在此在異日而不在今日在吾身外而不在日用之見定便覺出位越思而有凝滞倚著窘迫正助之病較之於點則點見事無

非理三子則事重而理晦點於理密而圓三子則濶而偏不可與同日語矣雖然點亦只是窺見聖人之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體用之全如顏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踐處又無顏子縝密之功故不免為狂士是葢有上達之資而下學之不足安其所已成而不復有日新之意若以漆雕開者比之則開也正所以實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不可得而量矣在學者於點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於中然所以日致其力者則不

可以躐高而忽下而當由下以達高循開之所存而體回之所事開之志旣篤則點之地可造回之功旣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矣

子路不違禮

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違為國以禮道理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蓋禮者理也天理之中也若洞然有見乎此便理明分定從容乎節文之中無過不及用則行舍則藏可則為否則止各安其所而自無忙迫出位之思便是

此氣象也子路行處篤於點平時胷懷磊落不爲勢利拘幾有洒然底意如與狐貉立不恥與朋友共敝無憾聞過則喜等處可見其地位高矣與浴沂趣味蓋不相遠但其見處不及點故由此理而不知爾使其達之則即此而妙用在如曾子之悟一貫豈復離此而爲道哉

天理人欲分數

天理者上達之正逵人欲者下達之邪徑二者向背之岐固當明辨而二者勝負之幾最未易決蓋天理一分

長則人欲一分消天理二分長則人欲二分消使待天理所造者五分而人欲亦只五分之消猶有五分之相持未可保其決不為他引去萬一把守不牢攻戰不力一旦忽不覺為他引去則和從前五分天理都喪了更無復上達而下墮於迷矣惟理到六分以上然後天理強而人欲衰天理把得住在中而為主人欲戰得退在外而為客當是時始眞能入得上達之正逵而勇不可禦始眞能脫得下學之邪逕而確不復墮所謂顯過麄

惡已無復有但其念慮之隱應接之微失照顧處有三四分零碎底查滓在自是日亦漸易消磨如已破勁賊而蒐其餘黨不勞餘力所謂十全極至之地於是亦可馴造不遠矣然則五分相持之地正聖愚對敵急要之關而天理須到六分以上方得為透過此關向上去然則亦若何而為吾天理已到六分而上之驗乎曰亦須是好善真如好好色之切則善者真為吾裏面實有底物矣惡惡真如惡惡臭之酷則惡者真為吾外面不容

底物矣是乃天理勝得人欲之驗也學者自驗吾好善未能如好好色之切惡惡未能如惡惡臭之酷則便是天理人欲勝負未分不可不深知下墮之為可畏而當汲汲以上進自力也自昔學者有或不能善其善者其病正坐此歟

率性之道原有條理節目

天命之性渾然一大本而其中率性之道元有自然條理節目燦然萬殊聖人生知安行萬善無一不中節者

只是全得本原底恰好無些剩亦無些欠而其所以循道立教於天下為三千三百之儀有輕重厚薄淺深疏密之不等者亦只是依此本元條理節目以示人爾非聖人撰之也君子所以窮理者亦只是要窮到本元恰好處使一一湊合得著無少差錯方得為盡心知性知天所以力行者亦只是要做到本元却好處使一一各當無加無減方得為盡性至命而契乎天君所宜重而輕所宜輕而重所宜厚而薄所宜薄而厚所宜深而淺

所宜淺而深所宜密而疏所宜疏而密不合本然分數

便未是却好未得為大學至知中庸至德也

親親仁民愛物只是理一而分殊

親親仁民愛物大意只是理一而分殊然其所以為理一分殊者亦有二義以天言之則乾父坤母民物皆爲同胞與吾親同此一氣體而生是理一也然親也民也物也其親疏本末亦天然自有个差等處是分殊也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皆是一體一氣脉所貫然首之與足

心腹之與四肢亦各有分别也以人言之則曰親曰仁曰愛皆一仁心之所流行貫徹而所謂仁愛者不過出於親是理一也然親者隆於仁愛仁者止於仁而弗親愛者止於愛而弗仁其親重亦有等先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其緩急又有序是分殊也如人身四肢百骸皆知所痛痒皆無所不愛然其待頭目則厚於手足衛胷腹則重於四肢亦有辨也此天命人心本然之目為學依此則為當然之功理一者統言其體分殊者

分言其用理一所以包貫乎分殊分殊只是理一中之差等處非在理一之外也然於分殊之中所以如是其親其仁其愛隨其用而無不盡者是又所以全其體而使所性之分無有外焉又分立而推理一也理一者仁也分殊者義也仁者廓然而大公義者截然而有制理一而分殊則仁中有義其施有差等而不流於兼愛之泛分殊而理一則義貫於仁其會有宗元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所謂體常涵用用不離體而非有二物也

利者義之和

利者義之和以理言利物足以和義以學言利者不相妨害和者不相乖戾以和解利和即利也蓋義者心之斷而事之宜其體嚴其用和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截然不可犯者心之斷而體之嚴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分而無不利者事之宜而用之和也體嚴則用和而不流用和則體嚴而不傷亦非有二也故君子於事物也各遂其宜而無不利則於義也得其

和而無乖戾傷嚴之病矣

孟子說天與賢與子可包韓子憂慮後世之義

韓子說堯舜傳賢爲憂後世禹傳子爲慮後世是就人事見定說固爲親切孟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就原頭說尤爲精到若韓子說則不到上面一著孟子說則可以包韓子之義其實憂後世而傳賢慮後世而傳子皆莫非天也非堯舜禹所能容一毫憂慮之私於其間也蓋使天不與賢則堯舜豈能違天獨私憂後

世而必與賢哉天不與子則禹豈能違天獨私慮後世而必與子哉故與賢與子者天也憂後世慮後世者聖人所以奉天命祗惕寅畏之意也其憂乃天理之發當然之憂而非私憂其慮乃天理之發當然之慮而非私慮皆聖人性情之正也韓子識未及此乃以孟子之說為非則失之矣

深造自得段意

深造之以道是千條萬緒件件都恁地深著工夫去自

得則為已物矣居之安是已物已成個基址安固而不揺矣資之深是基址有个根原來歴可憑藉依頼而無盡非浮埃聚沫之比矣取之左右逢原是本末一貫渾成一个物降衷秉彛之本然者無不流行呈露於日用千條萬葉之中而日用千條萬葉無一不是降衷秉彛之本故纔有一動眞情便現此理便在面前無不遇其本處也

告子論性之說五

告子論性之說有五而生之謂性一句乃其訣本者蓋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若仁義禮智者是也而視物為獨全生者人所得於天之氣若知覺運動者是也而與物為不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指氣以當之故以知覺運動不異也為觧而斷為一定之論謂凡有生者皆同是一性更無人物差别是立个大底意以包之而餘之四說則又就其中推演如食色無善不善二說則正與此同蓋一由其能知覺運動故能甘食悅色也一由

其知覺運動之無所異故無善無不善也如杞柳湍水二說則亦不外乎此蓋一由知覺運動之或偏於惡故必待矯揉而後成也一由知覺運動之或混於善惡故之東之西而無所定也夫旣以甘食悅色為仁生乎内矣而又反之以為惡旣曰無善無不善矣而又反之以為善惡混展轉縱横支離繆戾要之皆只說着氣而非性之謂也夫旣以氣為性則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將與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相為混亂無人獸之别而且不復

識天理人欲所從判之幾矣其為害豈淺淺哉

告子與程張說氣不同

告子說氣與程張說氣不同甞推之氣一也告子生之說所謂知覺運動者是統指夫氣之流行為用者而言程子才禀與張子氣質之性所謂清濁剛柔者是分指夫氣之凝定成體者而言自知覺運動者統言可包得清濁剛柔而清濁剛柔者分言其中亦各具知覺運動但告子之說乃即是以為本性而大為包含之意渾無

分別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程張之說則是於本性之外發此以別白其所未盡如大明中閱物象暸然更無隱漏矣如杞柳湍水之說亦氣質意也但程張分明斷作氣質則自不亂此性之本便為精確不易之論告子雖於杞柳說著氣之惡湍水說著氣之混而其意不認作氣質只專作本性看所以不可同日語也

三仁夷齊顔子之仁

某向者以三仁夷齊之仁及顔子等仁不相協合久為

之礙未能洒落屢次具問後再思之覺釋然已無礙矣敢請質之葢仁一也而言各不同以理言則天理之公也以心言則此心純是天理而無私之謂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若顏子之所謂仁是平時此身上純天理而無私欲三仁夷齊之所謂仁是臨大變中做事當理而無私心自有其辨亦必須平時此身上純天理而無私欲然後能於大變中做事當理而無私心而非有二也但顏子無遭變之事而三仁夷齊不可見其平

時之功亦不必區區為是優劣之較矣

用散而體不分

天地大化流行發育萬物而渾然太極之全體則未嘗動也人心日用泛應酬酢萬事而渾然本性之全體則固自若也故自一而萬也而一者未始支自萬而一也而萬者未始併

横逆自反

凡横逆之來必吾有致之之隙不然亦必有近似之情

未有全無故而來者君子視之當如鍊金之火攻玉之錯於中有進德無窮之意焉無惡也蓋使吾之自反果無一不盡其理矣而猶未也恐吾出之有未中其節也使吾出之果中其節矣而猶未也恐吾之全德未能充實而素孚於人也使吾之全德果充實而素孚於人矣而彼猶若是者至此然後可以天地間一惡物視之亦未可亟勝而峻滅惟當公處而順應如暴來者待之以遜毁來者待之以靖詐來者待之以誠慢來者待之以

恭一行吾天理之當然若無聞無見焉是則吾心無時而不休吾身無日而不泰地無適而不吏事無接而不利也

右問目一卷親呈文公讀至半曰說得也好遂瞑目坐少久又讀至近末曰說得皆好皆是一意

北溪大全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梁朝冕

北溪大全集卷九

宋 陳淳 撰

記

貫齋記

聖門教不躐等下學而上達未有下學之不致而可以徑造夫上達者當時門弟中從事於此為最篤者自顔子之外惟曾子一人平時於聖人用處每隨事精察而

實履之觀曾子問一篇所講明者皆其變禮則於周旋進退之常固已無一節之不究矣曰省吾身以三者内外交相飭則體之在我者又已無一刻之不謹矣所欠者但未知夫大本之所以為一爾夫子知其下學之功到將有所覺而可以上達發之也於是呼而語之以一貫之旨曾子果能於言下心融神會即應之速而無疑亦其真積力久所必至而非一蹴之所能强也及門人扣之難於為言乃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所謂忠恕者

以著明之欲聽者之易曉自今觀之忠即所謂一恕即所謂貫而未可以常情論也葢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至誠無息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天之忠固無待於有所盡及日用酬酢萬物各止其所而莫非渾然一理者之所流行通貫猶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以為天之恕而亦無待於有所推其為忠也道之體也而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其為恕也道之用也而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由一本而萬殊而所謂體者常呈露於用之中

合萬殊而一本而所謂用者未嘗離乎體之内此夫子所以授之曾子而曾子所以契諸夫子而喻諸門人者其為心法精微之實詎容以二觀哉在學者追慕其學則未可躐進夫所謂一亦惟致曾子下學之功專從事於所謂貫者而已爾凡日用千條萬緒各精察其理之所以然而實踐其事之所當然使無一不明諸心而無一不誠諸身然後合萬理為一理而渾然夫子太極之全體自此其上達無餘藴矣譬之錢十百曾子已數而

列之竪矣夫子與之緡一條則不復問而貫之矣其末

曾下學者殆猶散錢之未數雖以貫指之亦末如之何

此門人之同在側者所以皆莫喻其旨而異時子貢嘗

亦與有聞焉竟亦莫曉其意之果為何如也或曰曾點

浴沂之志見道之大體甚明夫子深嘆與之豈非與參

之唯亦同一趣味歟曰曾氏父子之學正相反參也由

貫以達夫一點則又專游心於一而不必實以貫蓋以

上達為高而不屑夫下學者所以行有不掩而不免為

狂士是固不可以同日語也仙遊陳生沂伯澡始慕點為名今復以貫名齋葢覺點之病而欲務參之學以實之且來講明其義予嘉其立志之審而用功之有序也因書此以為之勉焉雖然曾子之所以能勝重任而遠到者亦由有其弘毅之質以充之葢不弘則畜德易厭而萬理無以嘉其會不毅則立操易移而萬理無以剛其守茲正古人之所不容闕而叔世學者之所甚不足者而況於頹波流俗之中欲卓然有以超凡而達聖非

此亦將何以眞能自拔而任重致遠乎嗚呼此又伯澡之所當深自警焉者也此又伯澡之所當深自力焉者也戊寅七月朔陳某記

仁智堂記

憲使陳侯結堂於第之南面眞峯巒翠拔參天其下甃為四池導後山之泉注其中清泚寒冽取夫子所謂樂山水之意而扁之曰仁智噫有旨哉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為心者純是天理絶無一毫人欲

之私以間之智則此心之虚靈知覺而所以是是非非之理也故有是仁者必安於義理而重厚不遷有似於山而樂乎山有是智者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滞有似於水而樂乎水其氣類相感物觸而理形焉是豈尋常觀覽於外而玩物喪志者之比哉然於其樂山而有觀乎山之時覺彼巍然盤峙於地而無今古之移也則必有以堅吾仁之守可以久處約長處樂而不為得喪榮辱之所揺奪也覺彼青紫萬狀四時生春也則必有以

養吾生物之心使胷中常如春陽之和而與之為春也於其樂水而有觀乎水之時覺彼澄然可燭眉鬚而無塵滓之汙也則必有以濯吾智之知使清明常在躬而不為私意雜慮之所汩撓也覺彼流泉之有本常新而不敗也則必有以毓吾虛靈使覺之本體使之常惺惺而與靈源相為不竭也至是則又内外交相發彼此互相長仰觀俯察鳶飛魚躍蓋無一而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見之實無一而非吾藏修遊息之益也則侯與子弟

賔朋於斯其為樂又何有旣哉堂之西又結小軒植梅竹曰友清已有詩為之紀嘉定戊寅元旦臨漳北溪陳某記

韶州州學師道堂記

濂溪先生熈寧中提點廣東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於是韶之為祠者有三祠於學者以二程先生配然在明倫堂之西廹窄無堂宇之嚴未足以稱尊崇道統之意祠于憲司者即其遺蹟本廖侯所重建於廳之西偏而後

人徙之西園之右乃與世祀淫祀五通廟門相向隣於鄙雜而祠於通衢為往來士夫瞻慕之所者又與張余二公王令公楊誠齋合焉張余二公里之先賢風節可仰未為失倫如令公乃荆公之父天聖中守是邦安石用事時人建祠以媚之與張余並坐中堂而濂溪誠齋列於東廡位序不正尤為可恥嘉定丙子憲使陳庚深為病之乃於通衢之祠奉濂溪於中堂西偏而降令公於東廡於憲司之西園者改創外門以正南向藩墻周密

不與他神祠錯列而學中三先生之像則移入明倫堂後主一堂之中間易去舊扁而以師道堂揭之取通書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之說特以表先生宗師後學之意且以書來求一言以示學者竊為之喟然嘆曰師道之不立也久矣自孟子沒天下騖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宋興濂溪先生以先知先覺之資卓然拔出於舂陵之間不由師傳獨契道體建圖著書提綱啟鑰推原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

日用人事之實發明中正仁義之精而不越乎秉彛良心之所固有聖人之所以安乎此而立人極賢者之所以執乎此而復其性處而學顔子之所學者學乎此也出而志伊尹之所志者亦志乎此也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先生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使英才志士得所依歸河洛洋洋與洙泗並茲其所以繼往聖開來哲之功可謂盛矣雖於當時不得大施以著

堯舜君民事業而其為部使者於此一以洗寃澤物為己任惟恐有一夫之不獲其所皆莫非從大原中出而大用之所流行亦可以考驗聖賢作處而未可以尋常吏治例觀也故在萬世公義而言自合配諸禮殿之側與先師齊紬接冕通為天下後學師表豈特嘗臨之地所得而私何韶人師事之意乃久焉晦昧而不章今陳侯既為之改正祠事復正名師道以揭學者之指南其所以觀視韶人不淺矣韶之士果能因是興起而師其

道於遺編熟讀精思深體而實履之無以俗學之見亂焉則是亦將不遠於我與凡宦游於韶者均能相與起敬師慕而吏事之有所本則亦將不失為有道之政而於陳侯之意皆可以無負矣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凡我同志其共勉乎哉陳侯名光祖字世德德行政事皆不凡于沂從子講濂洛之傳為志甚厲云嘉定丁丑三月壬辰臨漳陳某記

宗會樓記

古人宗法别子為始祖繼别為大宗繼禰為小宗宗其為始祖後者為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為高祖後者為五世則遷之宗蓋諸侯世適為君由次而下不得禰先君視正適皆稱别子或異姓之來自他邦與庶姓之起於是邦者亦皆謂之别子其後世子孫為卿大夫則立此别子為始祖而别子之世適常繼别子之正統以主始祖之祭與族人為宗謂之大宗雖五世外皆為服齊衰三月是謂百世不遷之宗其别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别

子而自使其世適後之以主厥子之祭與兄弟為宗謂之小宗旁而例之為類不一其繼禰者為親兄弟所宗為服朞繼祖者為從兄弟所宗為服大功繼曾祖者為再從兄弟所宗為服小功繼高祖者為三從兄弟所宗為服緦外高祖五世則無服祖遷而宗易是謂五世則遷之宗大宗一與小宗四為五小宗五世外雖已遷而復統於大宗百世未嘗絕為宗子者所以主祭其體為甚尊壓族人其分為甚尊統率族人其權為甚重而族

人所以祇事宗子其禮又爲甚嚴冠娶必告喪練必赴歸器必獻其上具牲必獻其賢雖貴富不以入其家非所獻不以入其門居庶者不敢僭其斬爲支者不敢干其祭宗子有疾而攝則必告而後祭若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宗子爲薦於宗子之家或宗子居他國則庶子大夫稱宗子使執常事而所謂攝主又不言孝不備獻旅嘏（讀作假）綏（讀作墮 許規反）酳歸胙几拳拳於宗子若是其敬者皆以重正體而一人情也何爲其重正體而一人情

大要上以事祖禰而盡尊尊之義下以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爾是以人知宗派所自來本支昭穆不亂而宗廟常嚴家與宗黨時相接長幼戚疏有紀而骨肉不離古人禮俗之盛孝弟達於州閭者由此其故也今世禮教廢已久矣宗法不復存士夫習禮者專於舉業用莫究宗法為何如禰已祔則不復饗其祖祭有適而諸子並立廟父在已析居異籍親未盡已如路人或語及宗法則皓首諸父不肯陪禮於少年適姪之側而華髮庶

姪亦恥屈節於妙齡叔父之前是亦可嘆也已吾友郭君子從乃於頹俗廢禮之中卓爲尊祖收族之舉推原本姓出於虢叔之後自太原陽曲分徙潁川華陰昌樂中山唐末華陰之族有避地游宦於南而本宗始祖蓋自漳來失其名位且非世家不敢僭祖其次據大父廣來府君諱近者實始基産業爲繼禰之適遡越考至巳又皆居長於是放小宗法與其弟某劃先業潮陽汶溝田充蒸嘗定爲世適主祭之議并摭程夫子所取帝家宗

會之說扁其樓曰宗會以爲歲時會合宗人之所而書來請記以傳言後代子發書爲之深感因叙古人宗法曲折以詔其宗人使知子從此舉實出古先聖王之遺典而非已意撰爲苟合之私則凡會於兹樓者皆有以各盡其尊尊親親之誠而本根枝葉之相爲依庇壯茂宜不休哉抑子從所爲宗田之約適子不得出粥諸子不得均分專修四代墳忌及時祭各族之費忌日一按禮書不用浮屠其意義葢甚嚴明正大惟後之子孫及

宗人其識之於是併為之書俾刻示焉嘉定庚辰十月望日清漳北溪陳某記

食燕堂記

予從旣以主祭合族立宗會樓復於寢堂扁曰食燕蓋取禮經所謂族食族燕之義以為祭後與宗人餕之地且併以記文為囑予竊以為古昔聖人所重民生賜姓命氏以別之而於姓氏中又立大小宗以聯之非固外為是法以强予人也猶之木焉有從根直上之榦有從

幹旁附之枝於幹之上又分幹枝之上又分枝縱横數節後然後布為千枝萬葉葢莫非一氣周流出於天理之自然而然聖人特因而綱紀之以為長久不紊之道焉爾走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飛鳥知有父而不知有祖人靈於物知有祖禰尊尊親親秉彞良心夫誰無之本無古今貴賤之别雖叔世衰微離亂之極而猶有孝義族類班班史册或九世同居齊隋唐張公藝或緦服百口同爨南史揚播或宗族七百口合席共食五代江州陳氏尤可見良心天

理之不容泯沒惟其宗法不立無禮樂以文之而漫無統紀然今之條令有承重瞻塋之制高祖玄孫之服即禮經宗法意而人不之察爾吾子從獨能酌古參今舉而行之於家可謂篤信實踐而不為虛文之學者矣凡郭氏宗盟於歲事合餟斯堂之時羣昭穆長少咸萃宜交相訓敕以尊尊親親之大義相與維持世守之而無以私意利欲壞焉將見人歌塘口郭氏家法卓然為三陽禮義之宗庶乎有以副子從今日創始傳後之雅

意而不爲泰也子從又嘗編宗禮宗義二篇附以立宗文約公狀家約家譜於其後及晦菴蒙谷二先生宗法各一册並藏諸堂中以爲後代維持之計者甚悉惟後人之考焉抑又有告者宗人之睦豈姑爲是一燕之樂而已哉冠昏喪葬必相助貧窮患難必相恤推先祖所以芘覆之澤使宗人無或顛連之病然後爲尊尊親親恩義之至者又不可以不知也然親睦宗族家道之一節如父子親夫婦别男女正長幼序實齊家之大經未

有內治無本而能外睦者也然身者家之則也改過遷善懲忿窒慾又修身之要務未有身法不立而能齊其家者也而身之所以修又在乎有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之學交盡其至未有學術不正而能修其身者也而其所以為學節目在孔孟周程之書者又有明法則宗人於旣燕而歸也必當各正爾學各修爾身各齊爾家以無失為人大體於父乾母坤之下是又同宗相率入堯舜之域葢有醉道飽德之不窮趣味在焉茲說子從必

已與宗人素講之而今茲之言適所以為贅惟無視其贅而忽諸嘉定庚辰十月望後五日清漳北溪陳某記

北溪大全集卷九